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八

明 劔南張岱著

萬燝劉鐸列傳

萬燝江西新建人萬曆丙辰進士為人剛介鯁直遇事感奮不避斧鉞授工部營繕司主事轉屯田司郎中管理寶源局監督鼓鑄協濟陵工燝任事四月積補秤錢得銀五百七十餘兩自開局以來二百餘年竝未有報補秤者報之自燝始後陵工缺用疏請內

官監發銅忠賢捏旨切責燦上疏劾璫內言魏忠賢
性狡而貪胆粗而大口銜天憲手握王爵既竊主柄
復盜利權稽遲違慢有悞陵工且以忠賢自營墳墓
僭侈儼於王者再疏糾之忠賢大恨捏旨內府發銅
局中何人見知萬燦借端瀆擾陷朕不孝着午門前
着寔杖一百棍革職為民當差閣臣葉向高工部尚
書陳長祚等各有疏救忠賢持之不報六月十七日
已時旨下午時錦衣衛捧駕帖到有內官先被燦創

者乘機糾群呼噪蜂擁噪罵不容旂尉鎖拿捽髮牽衣亂拳毆體無完膚血汚狼籍有識事者曰此皇爺要活人到若毆死何人受杖勢稍緩至午門前田爾耕行杖傷痕甚重杖後復旂尉遠地倒曳者三匝甫出伏小璫於外十餘人俱手利鉅刺之徧體流血氣絕復甦妻女救之隔宿方省人事謂其妻曰噪不即死者寔九廟之靈全我殘喘以保皇上令名吾舌尚在必碎首金堦請除大惡以報朝廷後數日傷

重皮骨寸斷而死奸商承忠賢旨復揭其侵漁坐脏
數萬累及妻子 毅宗御極蠲其脏即以鮮到銀三
百兩給還家屬以旌忠直贈光祿寺卿蔭一子入監
讀書弘光時追謚忠貞

劉鐸江西廬陵人萬曆丙辰進士歷官刑部郎中遷
揚州府知府江西僧人本福挂搭京師是時廠衛詞
事四出本福所持詩箋為鐸手書長至日詩有陽至
君恩重陰霾國事非句田爾耕王蒞民邇執坐詩詞

為譏訛朝政下本福鎮撫司獄會倪文煥居鄉不法
素憚鐸嚴明欲因事去之遂嗾璫并逮鐸孟京鐸供
詩為歐陽暉所作鐸特寫於扇端復逮暉質對下鐸
刑部獄時李承恩方震孺同在獄中與鐸意氣相得
承恩者逆璫所誣陷以擅用龍袍擬斬政當熟審况
震孺援救震孺辭轉懇鐸不應會鐸與暉質對詩果
出暉筆獻者謂聖朝不互以語言文字罪人况詩寔
非鐸作當徑擬還職無重朝廷過舉鐸仍復任維揚

遇承恩于李瑞以父命復申前請鐸托同年溫國奇
轉懇尚書徐兆魁開釋其罪事不密被東廠所調訊
出承恩事又連及鐸忠賢恃疏奏聞捏旨方震孺原
以擬絞不思改過又復居閒擇法加斬非過劉鐸身
罹法網仍肆奸貪為人黃緣加戍允復下鐸於獄
鐸命僕劉富至家通信富囊貲以來為番子手蕭三
所獲送張體乾押富到寓搜出多銀適值鐸寓延道
士方景陽設醮為鐸禳災遂謂鐸恨忠賢與假官曹

雲龍延道士方景陽用壓鎮桃符設壇密室呪咀厥
臣忠賢大怒即刻令谷應選擒景陽至拷掠數百景
陽不勝楚即誣服忠賢以鐸景陽等送刑部從重擬
罪刑部初擬戍既擬絞忠賢以絞未盡厥辜從重再
擬尚書薛貞畏璫訥法擬斬獄上橋傳劉鐸曾雲龍
彭文炳劉富俱依擬即便會官處決辛雲佑遣戍方
景陽已故戮屍八月二十八日斬鐸於西市崇禎改
元科臣白其冤贈太僕寺少卿蔭一子入監讀書命

下之日倪文煥亦斬西市維揚人為鐸稱快泰州
守李自滋夢鐸為東其城隍吏某降神亦言其事州
人之廟祀之官有疑獄投詞於井夜即見夢如言斷
之民無道情揚人以為神異

石匱書曰萬燦之請銅而杖也萬燦可無杖者也杖
一萬燦而為批鱗直諫者作一榜樣也劉鐸之詩案
而殺也劉鐸可無殺者也殺一劉鐸而為匿名譏訕
者作一榜樣也此時逆璫政磨牙橫噬燦與鐸不幸

而遇其鋒耳何所逃死哉自燬與鐸見殺而稱功者
踵至焉頌德者踵至焉建祠尸祝者踵至焉稍除庸
輒而舉國傾心逆璫亦何恤而不為此也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四

明 鈞南張 岱著

魏周穆周周李黃列傳

魏大中、浙之嘉興人。萬曆丙辰進士，拜行人，以清節自勵。凡奉命出使，進賢冠十年不易，以麤布作章服。策績開統，傳郵不用官庖，挾一童子，小竈瓶壘菜根脫粟而已。尋拜工科給事中，魏忠賢與魏廣微序譖招大中。大中峻拒之。甲子五月，轉吏垣，謝絕請託。人

不敢干以私尚書趙濟鶴常稱之曰品高如山面冷
如水僉都御史左滄嶼亦曰魏廓園為人不可親踈
其自視落人亦與之落而已六月朔日副都御
史楊漣叅魏忠賢二十四大罪大中即於次日上疏
極力訶詆有旨奪俸十月朔頒曆廣微後至大中出
疏糾之廣微切蓋恨甚會吏部推陞謝應祥山西巡
撫族御史陳九疇叅之曰魏大中為應祥門生故囑
陞晉撫以報座主鐫級調外乙丑鎮撫司許顯純劾

問汪文言辭連大中奉旨逮問緹騎至嘉興大冲家
徒四壁貸百金餽官旂官旂咲曰是犒界與人耶知
其貧總鉗鍾亦無益反多縱之過吳門周順昌為任
後事以女許字其孫步一惜別大中抵京下鎮撫獄
順昌又走僕護其子學洙北行而度燕趙士大夫多
暱從璫無肯為之主者乃貽書其友鹿善繼學洙至
定興善繼方往遼其太公鹿正喟然曰豈以我子不
在而我不能主魏長公哉遂下榻主長公洙入京偵

父太公令其孫孝廉化麟與俱學泐變姓名匿良鄉
化麟與其僕入獄探之許顯純懸坐大中脏五千兩
大中囊無一錢五日一比痛加董楚學泐異完脏可
倖免鹿太公年七十胃炎蒸菜寢數百里中贖金於
好義者得三百餘金學泐書中所謂范陽長者即太
公也定興令王永吉亦以百金授太公曰阿堵不用
此便天地間安用此為馳送京師大中已斃杖下矣
大中身受五毒但呼 太祖高皇帝至死無屈詞一

日杖堂上問顯純曰此堂何名顯純曰死日瞻耶明
心堂三字不識乎大中曰直當為昧心堂耳顯純怒
加杖之及死政值溽暑旨故遲留不下七日後出屍
形骸糜爛不復能認矣學泚發浙獄比追餘贓乃作
訴父冤書告之親故撫棺一慟腸斷而死其書曰古
權奄之殺貞良也以什伯數有死貶所者矣有死獄
中者矣有死杖下者矣有死東西市者矣若乃繫
然列跪森弁前訶之詬之裸體辱之弛桎則受拶弛

錄則受夾把拶與夾則仍載錄祖受棍疊棍所中結
為黑丁黑丁漸漸陷為深坎深坎上微累藥傳為不
再宿復加榜掠藥累為棍揭去棍、擊赤肉、敗蛆
生淋漓零落而墮皆擗者塊如碗當此時寧恃無力
圖生蓋亦無力覓死矣而垂逝之日更嚴刑促之得
暑殷雷旨故遲不肯降越六七日始出屍牢穴中骸
漲而黑面與鼻平入殮時不忍復道嗟乎悲夫足下
讀書萬卷亦曾有慘毒如斯者哉先予刻苦一生併

四壁亦非我有而竟坐賄三十三百金以死口欲
辟楊熊諫章傳天下而竟坐熊楊賄三十三百金以
死伊嘗中夜環走想極成癡謂此時忽有人焉以三
十三百金相貸如期以進如數以輸彼縱意不在賊
當用何名見殺乃得出詔獄入法司父子相抱一慟
俱斃斯亦人生之極懼也而長安故舊自一二人外
率視我如疾鬼間和之輒使人從門縫中辭曰日與
日相射也明日可暮來如期往閤人則厲聲叱曰腫

然矣敢相溷耶明日可發米黑夜匍匐恐死通
卒手而訖不得一見倖見矣不過攢眉誠曰慎之予
豈俟囑者幸毋數出也久之卒亦無所聞嗟乎悲
夫開口告人非難無人可告之為難也屈膝拜人非
難無人可拜之為難也獨范陽長者焦然倡贖金之
議深鄉酷貧之士素不通姓名者莫不責服物以相
應然多者不過十餘金寡者乃至大黃錢三四文伯
夷有難豈於陵陳仲所能救哉信乎無吏可為而不

可為也。庶吏可為而不可為者，猶謂妻子貧困已耳。
今則受賕鬻獄罪，延其孥反似俞吏可為而不可為。
不更冤哉已矣。追比方始，泚將就浙獄。先子生事猶
爾：先子死有敕出而援我者乎？繼幼弟踰弱於獄。
門老母行哭於道路，義士或有矜惜者，頌昔不能活。
父今以自活，泚尤痛之。嗟乎！悲夫！司馬遷羞貧賤，輕
仁義，頗亦謂謬于聖人。今乃知其言之惘也。貨殖庸
可無耶？游俠庸可無耶？刺客庸可無耶？先子死當空

首陽山側汝若死自思葬要離墓傍耳天地鄙陋莫
可共語昔檻車發平望高于噴：奇足下不置僞良
鄉賓客僞從俱似遙領足下意者扶藪南邊適又久
與程君偕述才人經緯甚悉慨然嗟足下真英傑也
杖血而告之哀後逆璫敗伏誅 天子褒卹遺直贈
大中太常寺卿賜諡忠節諡曰夫光岳凝翁是生忠
義之臣天地晦蒙彌表堅貞之節故劉陶殞貞北寺
楊震殉烈西京並以禍極一時聲流千載爾其官某

其生有自視死如歸原其至清絕塵大剛制物可以
貪絕蟬蚋肉視虎狼故累百如一鴉之可尊嫉邪如
神羊之必觸爰自輜軒之使涉於瑣闥之班序歷清
垣旋臻天掖銳心平治極論興衰節足相宣夔臯坐
別時謂司隸陽球之既陟比革安容假使銅鞮伯華
而無使天下其定而會以相分公媼當祭京童貴之
時士亢君宗開竇武陳蕃之禍惟爾壇帷逾峻尤為
繒繳所先貝錦一成雄羅遂及詔求鉤黨獄署同文

膺滂碎首於黃門番固暴尸於城北三光黯沒海水
群飛當此之時亦云極矣今者世灰大滌天宇重晶
朕是用章闡幽忠崇敷顯秩震雷一夕已陪元祐之
碑解澤重泉大表比干之墓特追贈爾為某官錫之
誥命以爾臣忠章為子孝伊瀦之義生死同揆彌奇
卞壺佇章馳呈嗚呼位於箕尾識歸天傳說之星炳
彼升青寶入地長弘之血出太史倪元璐筆時人謂
之信史

周順昌，吳縣人，萬曆癸丑進士，司李福州。稅監高家謀不軌，叔撫同太吏日署，後用火箭殺民，聞會太亂，諸府屬議向稅解請命順昌。弗之，即詣署挾太吏出，而帖其民之昂沸者。家以此欲甘心順昌，賴天子神聖知家無將，撤還京。順昌獲免。五年，奏最考異等，授吏部主事。在銓四年，癸亥請告歸，閉戶讀書，蕭然養食，與寒士無異。順昌歸後，魏忠賢始出，押咆哮，恨楊漣二十四罪，疏橫噬善類，褫削吳撫周起元、起元。

行諸大老作文送之。織監方耽：視無敢定草。順昌
毅然為之。絕無顧忌。織監李實入告。忠賢呬之。次骨。
後同文獄起。緹騎雷馳。嘉禾魏大中逮過吳門。岬哮
莫撓。道路以目。順昌獨從檻車上。招飲之。雄談遠嘯。
意氣淋漓。四顧如林之尉。若無一人然者。酒後耳熱。
輒痛哭。天下忠義之士。竟以女許字其孫。灑泣而別。
御史倪文煥偵得之。以東林渠魁尚伏等語。疏劾李
邦華。連順昌。有旨削奪。無何李實撓織之疏出。而順

昌遂與周起元等同時被逮。丙寅三月十五日。逮者
至吳。陳令持牒詣之。順昌慨然曰。吾辨訟久矣。倘日
得上書。使奸逆知世間忠義男子。不可盡殺。則一死
尚有瘳乎。陳請料理。順昌頷侍僮曰。一僧求菴額。此
當了却。因命筆書小雲棲三字。擲筆笑曰。此外無一
事矣。走宿縣署。士民數千人從之。號慟震天。吳撫毛
一鷺知之。檄有司數易置順昌。一日夜五徙其處。官
旂大索賂。不遂。至十八日午。始開讀。順昌出縣署就

逮百姓夾道焚香大呼忠義之聲如崩城裂獄齊到
西察院諸生文震亨楊廷樞等數百人向西臺為順
昌請命曰蓼洲先生清忠亮節興望久歸今以觸璫
被逮百姓怨恫萬口一詞明公為天子重臣何以慰
洵之衆使無崩解之患言訖諸生失聲哭毛撫流
汗被面勃呖不能出一語旂尉文之炳鮮衣怒視持
械亂擊大聲恐喝曰東廠嚴旨逮官乃容鼠輩置吻
百姓顏佩常等擁向前問曰爾言東廠逮官則此旨

出魏太監耶諸旂虎面豹聲叱曰速剗爾舌旨出東
廠待何如顏佩常等不勝憤攘臂大呼曰吾輩謂天
子詔耳東廠何得逮官首擊之炳百姓從者數千人
時天雨人皆携雨具萬履齊發適儀從夫搯龍輿至
百姓搶儀從夫爪鉞班劍亂擊旂尉李國柱應手而
斃諸尉或匿斗拱間或升屋走察院署近城牆諸百
姓上城折垛鋪從上擊下磚甓如雨旂尉有墮梁死
者有傷石墜屋者毛一鷺及巡按徐吉共抱一萬歲

碑作呵護狀、搦擠於人叢中、冠帶俱裂、噤不敢出聲、獨知府寇慎率從人、急至署後、獲旂尉、賍賄銀三千六百餘兩、昇向衆人曰、有此為賊証、諸人可無憂矣、順昌乃對衆曰、諸公不能救順昌、而徒赤順昌之族、奚為耶、哀懇再四、百姓稍定、順昌從間道、就司寇獄、當事者慮行時復有變、遂以二十五日子夜出芥門、民無知者、巡撫毛一鷺疏請、拿首事顏佩常等五人、斬於市、蘇民哀之、收塋虎丘道傍、號曰五人之墓、

順昌無程到京下北鎮獄許顯純非刑考掠懸坐脏
三千兩訊備五毒有諸目所不能承者金與木苛并
於叢血之間而絕命不回夜半以囊沙立死矣時六
月十七日也順昌孝友讀書雅尚風節從入籍後諸
餽遺絕無所取天曹歸里亦然或囊有一錢急窮
交緩急無所靳輸贐之日閩士民與吳之士民好義
者共捐助之丁卯秋思宗登極卹死事諸臣順昌
以五品起贈太常寺卿謚忠介建祠廕其子誥曰夫

孤情之所獨抗得死而成正氣之所不徂造生彌永
所以屈平嫉俗轉快志於懷沙長弘殞身遂飛華於
化碧寶其扶世寵以教忠爾其官某希聖得清擇節
取苦伍羞絳灌哭是賈生之才兒命融修罵亦彌衡
之氣當其出為從事入典銓衡並以晶心章其茂節
會當龍亢馴致強拚時則指鹿之惡浮於望夷出羗
之威極於北寺來周羅吉鉗網四張喬固膺滂枯鉢
相結焚原盪岳不可適親固有懼禍之夫閉門而拒

岑暄知幾之士築室以擬求閤而爾獨特虎執獲水
湯席鑊班荆悲咽尊酒豪據俠抗左儒義依鄭浩忍
捐愛息以狗彘孳本有荆軻湛族之心不止邵成分
宅之德于是飛章告密檻車下徵而衆乃成城吳幾
為沼至於焚香進食以禮御日飛甍投竿而殺詔使
魚驚獸亂釜沸波翻詎止廣漢被收史氏守闕鮑宣
下獄生徒聚幃而已哉然而磯激難平虎騎不下卒
不得脫以罹于凶而爾對薄不屈絕命彌雄雖復漢

尉啣鬚唐臣嚼齒未有並介慷慨儼此從容者矣今
換軸既旋袞鉞並設碑路元祐大升公正之群墓顯
湯陰恍見孤臣之魄用特贈爾為某官錫之誥命國
家謹嚴近寺培養人才而在旁之奸烈于二正歲寒
之節見彼前賢要以道極一時義激天下明興以來
一人而已嗚呼學聖人之中寧存狂狷睹忠臣之報
彌愧奸回出太史倪元璐筆天下頌之

周宗建吳江人也曾祖冢宰恭靖公以直諫顯康陵

時宗建州角每抵掌揚忠愍直節輒有意乎其八萬
曆丙午舉於鄉癸丑成進士授武康知縣水旱異調
仁和有異政以上考徵拜御史侃侃持大節天啓改
元之二載孤介特立逆寺緡竊阿開山負隅欲出有
識者雖察其影而憂之莫敢一言五月大雨雹宗建
遂有目擊時事之非一䟽曰雹為陰氣所聚內臚
大小中外四端於大臣則曰焚啼不敢之狀可翻留
以謝衆此氣一折萬事俱靡蓋陰氣之在綸閣者法

宜扶之以名節於小臣則曰忠告宜寬不宜以震疊
為左右之機鋒殺影之通毒流何已此陰象之在言
路者法宜開最重在內臣窺伺宜防外臣附和宜化
而直糾千人所指之魏進忠目既不識一丁心復不
諳大義將使內廷之成見與外廷之公論互相水火
而內廷之借端與外廷之投合互相雷同甚隱禍豈
不堪憂此陰象之在中禁與士紳者法宜振之以嚴
明疏奏魏進忠恨之切骨次日文華殿撤講進忠大

聲言罵直達御聽九月客氏再召入宮宗建又有朝
廷之信義難輕宮禁之舉動難褻乞割小恩以慎
防之疏謂履霜堅冰漸不可長今天倪初詣前星將
朗此佞倖曲竇豈四郊多壘之日所當親婦言女謁
豈聽受經史之時所當近王聖宋娥陸令萱往轍若
斯千古痛息誠惕然猛思則客氏之取憐固寵者將
厭棄之不暇何乃日親哉疏上不報既而魏璫羽翼
已成鉗網日布橫厲無所畏忌欲以熏燎天下莫不

朕粟宗建又有臣璫巧借亮鋒爰除善類直請鋤斥
以絕禍本之疏其畧指衣冠之禍將成狐鼠之奸難
破今權璫之報復反借言官以伸而言官之聲勢又
借中涓而重天下事尚忍言哉乞將魏進忠立賜鋤
斥報聞詰責朝議差內監劉朝視邊宗建又有內臣
非行邊之官禁兵無輕試之理直陳利害以遏奸萌
之疏痛列三不可九害因言自託方畧因而市寵漸
乃謀執大柄漸乃撓亂主權以中人而參決疆場以

腐豎而品隲文武違繫緣此而生軍政從此而壞賴
此疏事格不行及其巡光祿也舛危之漏孔妄決歲
五十餘萬寔中貴王體乾鼠耗之宗建為國節用不
有議革十弊之疏而群小無不切齒夫癸亥直指三
楚讀禮過歸科臣曹欽程受逆旨劾之禘宗建冠服
逆怒不止矯命逮之收下北獄請案驗卒不能有所
得懸坐贓萬三千五百兩窮究考榜備極慘酷使膚
無可受刑處許顯純斷其舌曰死狗汝尚能言啟命

識丁不識丁耶御史王心一奔走拯救詣朝房以公
義動馮銓：厲聲曰周宗建不當言郭鞏通內心一
知事不可為含淚而出璫命顯純以鐵釘之不死
以沸湯潑之不死骨肉零落叫號數日方絕死後追
贈愈急所知為之立薄募化未了其半幸思宗踐
位予廷祚白冤天子稱其三疏發逆忠輒尤著贈
太僕寺卿准給全塋廕一子入監讀書甲申年追謚
忠毅

周起元福建海澄人萬曆庚子鄉試第一辛丑成進
士授浮梁縣知縣尋調南昌陞禮部主事改湖廣道
御史壬子授職侃直言會攻東林道學之議起
訖駁之大犯時忌丁巳出為桂平道叅議戊午之任
值柳慶大荒起元設法賑救全活者幾十萬人庚申
遷四川副使未之任北兵破遼陽城議留邊道以起
元為通州道加叅政銜是時各省募兵出關又廣寧
失守潰兵散歸各鎮監司每被兵鼓譟有客兵田景

坤者擁衆相殺起元督兵緝拏首亮解治正法近畿
地方安堵後凡客兵過都無一敢譁者癸亥陞太僕
寺少卿尋陞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織造太監李實
酷取科銀冒增袍價起元屢疏請裁織造濫額奪職
歸後逆璫欲構周順昌周宗建等罪乃勒李實具空
頭疏命李永貞具草追論起元擅減原題袍段數目
指勒袍價順昌等朋比為奸差錦衣衛官旂逮問丙
寅四月緹騎至漳起元慨然就道闔郡士民爭贖金

帛肋緹騎需索及檻車行賓六月抵闕下鎮撫司
獄逆璫矯旨不須鞠訊竟坐贓十萬許顯純毒刑拷
掠五日一比體無完膚九月初四日顯純再加酷刑
勒取病呈初十日竟死獄中三日屍出七竅流血胞
破面潰手足杖夾傷爛身無寸縷見者無不墮淚好
義者爭助之得扶襯歸里戊辰烈帝憫其冤取李
賓原疏查閱得永貞假疏誣構狀遂戮永貞於市而
以李賓充淨軍贈起元兵部侍郎贈祭葬蔭一子予

謚忠毅

繆昌期直隸常州府江陰縣人髫年即以文名海內
四方名士多負笈從之居平耿介不事生產博學弘
覽議論奇峭雙眸炯炯射人每揚抗古人忠義事慨
然慕之常曰豈有丈夫而死兒女子手者乎為諸生
及孝廉時不妄交游其所交皆當代名流不可指數
而楊中丞連令常熟時氣味相投尤昌期所交也萬
曆癸丑登第讀中秘書是時楊中丞以考選候補昌

期往來甚密乙卯五月挺擊事起有御史某者上疏
欲以風顛結案當時義憤形色謂東宮何地張差持
挺直入所闢宗社安危不小乃言者以風顛二字出
脫亂臣賊子以首功奇貨四字抹殺忠臣義士言出
而忌者側目遂嗾奸黨劉文炳劾歸；而讀書實園
夷猶自適庚申神廟賓天光宗御極一時正人
君子欣；橐征掌院南昌劉一燝移咨促裝值鼎湖
并泣昌期伏地痛哭以明年辛酉三月入都補職是

年典試湖廣所錄多知名士序論俱寓規諫論中有
趙高仇士良語大觸時忌士戊復冊封建德以甲子
二月復命是時逆璫勢已張甚昌期與楊漣左光斗
相與痛憤曰不除此奴何以報國三君子至私寓密
商謂中丞伏蒲有責顯任糾劾昌期自恃與福清師
生誼最厚往詣政府動以外廷共憤乘機出逐庶燭
竈無地而中權默銷計定遂削草而二十四罪之疏
上昌期亟詣福清正告以除君側之惡福清唯上不

快且曰楊大洪之疏行難再得此小心謹慎之人在
上左右昌期曰誰為慘言以欺老師者可斬也色變
而出及蒲州當國頗傾心於昌期昌期力持正議與
挽回萬一璫銜之切骨無何蒲州去國趙南星高攀
龍魏大中相繼斥逐楊漣左光斗復以削奪去昌期
日持榼相送長班跪阻昌期曰相知被逐可不送乎
逆璫偵知之因部推昌期南都掌院逆璫遣小璫到
閣厲聲曰繆昌期還留他送客昌期隨請告璫矯旨

聞住繼而削籍提問有下石者以代草事聞於璫
恨之甚被逮時預聞報者三日昌期曰吾蚤辦此矣
與應山同事應與應山同禍耳遂別家廟先抵邑寓
以待邑令某者曲承璫意一見昌期遂執昌期手昌
期了無戀色遂徒步至縣署士民悲泣遮道相送邑
令迫昌期黑夜兼程至府賴知府曾櫻寬解子孫得
以飲食進昌期禁子孫哭泣奮身就道至京下鎮撫
司許顯純嚴刑拷掠顯純咤曰汝係江南第一才子

何為與楊連國謀自取罪戾昌期曰楊中丞職司風紀某係詞臣平日往來草疏事情定與同議且某讀書中秋是非應得執筆以佐末議為皇上謀為二祖寸宗謀某死無恨願純作厲色董楚交下皮肉俱裂內又傳繆昌期手上另加一鈕蓋以昌期曾筆削楊中丞疏也不數日昌期死之日獄中有白氣貫天不日而皇恭廠被災石飛木拔人咸以為西谿義憤所感崇禎元年事大白贈詹事府詹事歷一

子入監讀書

李應昇江陰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南康府推官郡故有白鹿洞書院之址應昇修復之旬日會諸士于其中親為督課戊午分較江西辛酉分較廣東所得多知名士壬戌考選徵拜福建道御史時吉水鄒元標無錫高攀龍先後總憲皆器重應昇凡國家大事必就商確有章奏多屬應昇草之由是望重西臺而宵小忌之甲子正月有補救時事一疏曰天下有三

患一曰夷狄吭背之患二曰盜賊肘腋之患三曰小
人腹心之患三患不已乃有三病邪氣王而元氣削
則病內元氣削而神氣盡則病外膚壁四出參黃之
劑亂投補其邪而伐其元則病醫是三病與三患相
終始何也夫禮義廉恥國之四維今行如鬼域言似
風波四維不張形存心死故曰病在內人土財用立
國之本今妖黨一呼響動王孫妾作狐鳴將軍夢斷
於三韓太倉倒囊而一洗思亂心恢渙群無計本末

俱喪手足不仁故曰病在外治病之方審其標本劑其緩急今急黔即捐楚以予黔急奴即散天下以脩奴如加派慘於剜肉征調急於沸羹睥睨草澤輒借鷹鷂以代驅剽掠都門轉聚虎狼以自衛乃至金繒媚鹵任其殺將以吞聲甚而竊國者王竟借保結以賞亂譬如一病而消補亂投是不以除病而反以增病幾何不喪庸醫之手故曰病在醫嗟夫天下原非沉痾之疾也而庸醫為之炭、乎有不可為之勢者

何也治天下之有賞罰猶醫之有針砭賞罰不明則
小人日肆針砭不施則二豎不去數年以來二豎之
患不可為不深矣皇上試問祿璫遣而慢書入者
何人馬上催而三路敗者何人貪殘激變而貽患黔
蜀者何人賄脫盜庫表裏為奸而一網善類者何人
此不知斬送幾許封疆盜騙幾許銀餉殘殺幾許無
辜赤子從未申我常憲傷彼毫毛所幸天矜聖心劉
朝斥死然天下之為劉朝者不少而賞罰之倒置者

尚多逆黨漏網不問母乃以護紅丸之故護風顛輕
封疆之故輕爵廢績奏金城之趙率教幾蒙逋虜之
誅而萬有乎何以賣款議叙力爭國本之何士晉且
吞援黔之賞而袁可立何以安坐加銜內臣之廢襲
滿志矣而轉移愈難坐視直臣之錮老成之拂衣屢
見矣而慰留無據養成頑鈍之風尤可異者高啓愚
穢骨久沉突為昭雪試思冲主在上重簾尚不忍言
况權臣在朝裨受是何題目執紼之巡撫方恨玷我

名山媚竈之考官妄得并翻公案狂瀾一倒誰不拔
靡於是新妖四出伏莽漸興或勢若負嵎巧通脈絡
或謀或捲土密布機關雖死灰不燃恐百足未已而
又有安身無計入室操戈慕戀方濃望門搖尾何恠
乎譚譚益之欺騙朝廷楊紹震之混淆蘭艾趙令禎
劉繼禮之積穢見糾公然反乞臺差也哉蘓軾有言
奸臣之始以臺諫持之而有餘如其已成以干戈取
之而不足養猫捕鼠畜犬防盜皆善喻也願皇上

獨正群陰之上嘗立無過之途志氣如神賞罰不亂
則大臣効引燭焚詔之誼群臣夫靖共爾位之義小
人之患見睨自消夷狄盜賊之憂干羽可格所謂克
舜連天下為一身何虛扁之足喻哉五月日擊魏璫
恣肆擅作威福應昇教其十六款草疏已成會楊漣
疏已先上遂易其稿初四日進呈其畧曰昨臣堂官
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叅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
罪感悟聖心謂臣大奮乾剛立加斥逐以正其竊弄

威福之幸忠賢亦宜束身待罪以謝天下忠臣義士
之口乃一疏乞憐溫旨先下羽翼西布瑛曰孤臣忠
惟無忌謬云忠赤皇上因其不辯轉謂小心夫忠
賢非不欲辯也十真萬真無可辯也并罪萬罪又不
勝辯也忠賢不能自辯而皇上反代為之辯則中
旨真可聽其偽傳乎閣臣真可聽其爰立乎外廷真
可聽其交通乎老臣真可聽其驅逐乎直臣真可聽
其禁錮乎生殺真可聽其自操乎爵祿真可聽其掌

握乎奸細真可聽其深藏乎兵柄真可聽其在手乎
出入真可聽其僭擬乘輿乎又曰嘗觀小人之禍其
始莫不有小忠小信以固結人主之心根株既深棘
手乃露故夫不遽為王振劉瑾者乃其深於為王振
劉瑾者也今 皇上曲賜包荒明示寬大姑念及其
犬馬而反畜豺狼厚益其醇醲而踈於藥石又曰忠
賢不去則 皇上不安 皇上不安而忠賢亦不安
職為 皇上計莫若姑聽忠賢之引退以全其命而

解其燭影之疑即為忠賢計亦莫如早自引決以釋
其疑而乞大帷蓋之賜不然皇上日為忠賢作江
海之流而忠賢日以其身供鳴鏑之射縱多謀指口
百計防川鬼神忌盈九廟之靈將必殛之況於忠臣
義士謀尚方之劔者哉嗟乎君側不清烏用彼相一
時之爵位有盡千秋之青史難欺不欲為劉健謝遷
者恐并不能為李東陽倘畫策扶歡不幾與焦芳同
傳乎疏上忠賢切盡恨之必欲置之死會葉向高票

擬得不諳事體之責七月工部郎中萬燝杖死應昇

上疏曰近者盈廷請劍憑社難薰孤憤銷沉三光黯

蝕原任工部郎中萬燝以陵工補贖遂觸震威而今

死矣未報國恩先填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

依閭旅櫬無歸游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又曰

人非奴隸法非訊囚罪非死刑命非草芥廷杖重典

殊失士心動杖一百尤不經見且以杖輕之故杖行

杖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朝士於杖下而後快

心也為左右計則得矣聖心何以自白疏上嚴旨切責十月朔頒曆寧廟輔臣魏廣微不至飲酢以後始奔突入班吏科魏大中劾其無禮廣微疏辯自認失儀應昇上疏訐之廣微憤恨不食擲疏於地遂與忠賢謀傾應昇會高攀龍劾貪濁御史崔呈秀屬應昇草疏呈秀向應昇乞哀應昇以公論謝之呈秀含恨曹欽程以貪吏察處黃緣補工曹應昇條陳疏中言墨吏破甑不可用欽程亦含恨於是欽程疏劾應昇

指其為東林護法援其大教主高攀龍號召其黨黃
尊素等含沙影射排擠正人得旨削奪而下石者猶
未已丙寅織造太監李實承璫意叅周起元詞連應
昇有旨逮問應昇聞駕帖至邸獨立門側佇望其來
恐對家人迷亂方寸一無他顧剛勁肅如拜別父母
奮身就道常州士民號寃者以千計一如蘇州之事
太守曾櫻曲為曉諭應昇拜求士民始得解散起行
之日兒童婦女皆為流涕至則下鎮撫司獄許顯純

慘毒加刑惟大呼 二祖十宗在天之靈鑒小臣一
點忠赤不負君父一死報國分也但親恩未報死不
能瞑耳時同寃諸人相繼淪沒止御史黃尊素相與
談論古今忠臣孝子而敲朴過創群奸欲速其斃應
昇日知不免前一日賦詩寄別父兄手書誠子詩有
云白雲渺々迷歸夢春艸淒々泣路歧寄與兒曹焚
筆研好將犁犢聽黃鸝崇禎元年 上憫死事諸臣
贈太僕寺卿蔭一子入監讀書甲申追謚忠毅

黃尊素浙之餘姚人萬曆丙辰進士授寧國府推官
考最拜山東道御史座主鄒維璉受知冢宰趙南星
破格調入銓部頗犯衆忌尊素出疏保之并為衆所
側目時逆奄與客氏表裏為奸尊素因地震上疏謂
阿保重於趙燒禁旅近於唐末蕭牆之禍慘於戎狄
有旨切責尋以毒焰方張漸不可制復上疏謂忠賢
與其私人柴柵既深把持益固勢必莖諫折之不足
即干戈取之亦難請上自為國計萬燼之死尊素

上疏謂廷杖非祖制奸人借以快其私憤後將為所欲為莫有顧忌而禍且移之國家語極激切於是逆奄恨甚必欲殺之授意曹欽程竭力擠排褫職歸里忠賢怒未解復假織造李實疏忝其與司房黃日新結為叔姪朋比為奸矯旨逮問時緹騎四出丙寅三月十八日旂尉過蘇州入閤門楊、登岍凌轢市民是日政有周順昌開讀之變顏佩常等擊殺李國柱百姓方賊散見旂尉訊之知為逮浙江黃御史者蘇

民呼曰是何得獨縱一招而集者千人遂沉其舟焚其衣冠所扶輜重悉投於河諸旂僅以身免始知城中
有變踉蹌而逃乃曰東廠悞我東廠悞我不敢至
浙江回京復命尊素見邸報候緹騎不至自投撫按
領文星夜上京途中聞有撫按起解之旨蓋因蘇州
激變旂斜相戒忠賢亦恐騷動天下自後緹騎不敢
復出矣五月下鎮撫獄：中諸君子多斃杖下惟李
御史應昇尚在與尊素負三木坐肺嘉慷慨悲譎以

度晨夕五日一比骨肉零落用被裹昇出受刑杖畢
復昇而入一日片紙入棘門而尊素死矣尊素死日
有鄉人徐姓者與之同獄夜二鼓見數獄卒昇尊素
於柙床用帛糊其面及耳如丹陽造鬼臉泥坯樣喉
間作憂聲自二鼓至五鼓方絕家屬無力領埋鄉
人暖金殮之衣帶間有絕命詩云正氣長留海嶽愁
浩然一往復何求十年世路無工拙一片剗腸總禍
尤麟鳳途窮悲此際燕鷹聲稌 今秋錢唐有浪胥

門淚惟取忠魂泣鑄鏤崇禎元年錄死事諸臣贈太僕寺卿賜祭塋廕一千入監讀書甲申追謚忠端

石匱書曰昔吳道子作地獄變相本以慈悲念欲警戒世人而後之刑官遂取以為非刑之祖乃刀鋸鼎鑊斧鑿炮烙之慘不以之待元兇大惡而反以之待義士忠臣顛倒如此孰謂天道之有知耶雖然世間忠烈之氣不痛則不快不大痛則不大快當其被礪：火糾角觸已將此七尺付之肺嘉矣熬鍊斷決

彼自裝塑一忠臣相增其光焰已耳何痛哉何痛哉

石匱書卷第一百九十五

明 劄南張岱著

周顧袁二夏列傳

周朝瑞、山東臨清人。萬曆丁未進士，授中書舍人，考選禮科給事中，與同官楊漣意氣相投。光宗時，朝瑞請蠲免金花于聖怒，外謫。熹宗登極，召還省，東西交訐，停經筵。朝瑞請及時講學，語侵近侍，有借叢指鹿等語。魏容輩深恨之。乙丑，汪天官獄起，遂逮下。

鎮撫司初奸黨撰東林點將錄以示逆璫曰此錄中
一百八人皆結黨欲殺上公者也逆璫信其說命擇
其尤者十八逮之姓名已定諸奸人復推敲者數日
夜遂矯旨先逮六人而朝瑞與烏朝瑞至鎮撫司坐
以封疆案誣証一萬朝瑞家竭貲稱貸不兩月而告
竣謂出獄有期忽一日與顧比部大章共飯時楊左
魏袁已死獨朝瑞與大章存耳獄卒急呼朝瑞出俄
頃遂報畢命矣戊辰贈大理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顧大章直隸常熟人萬曆丁未進士初仕泉州府推官以病去官改教授丙辰補學博戊午遷刑部主事辛酉廣寧失陷大司寇王紀以經撫一案屬大章大章用諸君子議謂經罪稍薄於撫袒撫者頗有異議大章以疾請告家居二年由武庫員外起調主客是時魏璫大橫諸奸合謀謂先平王大司寇劾客氏疏寔出大章手必欲殺之遂借汪文言獄詞連六臣大章其一也時大章遷臬憲出都門矯旨遂下詔獄

庭有大樹生黃芝六瓣獄卒以為賀大章嘆曰芝瑞
物也而困於獄吾輩其終於此乎主者鍛鍊坐臈四
萬五日一比脩極楚毒身無完膚前後受棍一百七
十、撻敲三百二十、夾杠一百四十五死而復甦者三
有間發部會鞫復受竹批二十又將復下鎮撫大章
嘆曰士不丹雱遂拔繯而卒戊辰贈太僕寺卿謚裕
愍

袁化中山東武定人萬曆丁未進士為湖廣內黃令

尋調直隸涇縣。壬子，內召拜御史。化中列臺班見時
事抵牾，激烈直言，屢斥魏忠賢之玩弄朝政，誣譏忠
良，以足銜恨。會化中掌河南道，與大計、崔呈秀為淮
揚巡撫，貪穢著聞。及其回道，化中特簡糾之，得旨會
勘罷黜。為民呈秀，扶入魏璫，深得親信，遂嗾彪虎諸
奸，媒孽夙影之詞，以中化中。羅織移宮封疆兩案，坐
贓六千兩，發鎮撫司。許顯純嚴刑拷掠，五日一比。化
中羸弱，每從獄中出，兩獄卒扶扶左右手，偃倭而行。

一步一忍痛、聲甚酸楚、面目鰲黑、頭禿髮髡、用尺帛抹額、裳上膿血如染、頸純完驗所納脏數、不中程、受全刑、化中雞骨、支牀卧不能起、八月十二日、比較脏完、十九日、鎖頭、顏紫、手斃之矣、越五日、屍出、詔獄、肢體糜爛、蘇、墮落家人以布裹含殮、見者無不流淚、戊辰、優卹、特贈太僕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

夏嘉遇、直隸華亭人、萬曆庚戌進士、保定府推官、丁巳行取、擬改吏垣、先注禮部主事、時鄒之麟主壇坫、

盟號召九同心攀嘉遇入焉戊午之麟以忤开詩教
趙興邦敗黨人素重嘉遇諷之一往謝即擢省中堅
卧勿之應遂銜嘉遇及楊覲光等不許與考選嘉遇
連出六疏攻开趙盡挾其隱开趙自此不復振而嘉
遇亦力請改南大宗伯何如寵黜之攻者斥及宗伯
嘉遇竟改南儀部尋復改南銓會高邑趙南星為冢
宰深服嘉遇獨攻开趙有社稷功遂排群議調北選
部員外嘉遇以羈旅入覲銓柄當途猶側目嘉遇一

持以平坦、高邑倚重、相得甚歡、後少冢宰周如盤、松
一親故批呈囑選、嘉遇喟然作色、便服馳歸、欲章疏
奏知、如盤親往荆請乃已、其執法不撓若此、後魏黨
褫逐正人、借會推晉撫一事、嗾陳九疇首發難端、嘉
遇屢疏抗辨、遂與魏大中等同時斥逐、乙丑六月、璫
逮楊魏六人、入詔獄、詞連嘉遇、誣以曾行賄、擬城旦、
嘉遇居官貧甚、璫嗾誣以賕、矯旨勒赴配所、嘉遇旋
鬱鬱發病卒、晚賃一園為居、家徒四壁、卒之夕、蓬蒿無

殮衣牀上止殘書數卷而已崇禎元年特贈太常寺卿卹典與楊魏諸君子埒

夏之令光山人萬曆丁未進士知攸縣丁艱復知歙縣以卓異召拜四川道御史時熊廷弼以失陷封疆坐辟之令出疏救之復言毛文龍無功糜餉且有跋扈狀忤璫意謂其邪言亂政幾俟封疆并據其巡城時携家入署恣行貪暴矯旨下鎮撫司鞠訊追贓每掠治輒挺立不屈罵不絕口許顯純承風旨榜殺之

崇禎改元、贈太僕寺卿、廕一子

石匱書曰、忠臣義士、未有不殺、然殺之有體、則雖死
不怨、魏忠賢之鍛鍊諸君子也、賤之如囚徒、輕之如
狗彘、撲滅之如蚊蚋、屠割殘忍至此、亦畧無餘地矣
我朝元氣、直為如輩琢削已盡、而國祚可復延乎、甲
申之變、天下亡我、殺宗耳、殺宗豈亡天下者哉、